

新作点评



血浓于水 薪火相传

——评电影《我和我的父辈》

尹鸿

《我和我的父辈》是组合式主题电影“我和我的X”系列的第三部,由四位导演分别执导的四个按照时间顺序连接的独立故事组成。“父辈”的创作主题是父母与子女,表现父母与子女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表现中华民族代代相继的接力,象征中华民族百年来追求自由、解放、发展、富强的前赴后继的奋斗。在这一“宏大主题”框架下,电影分别选择了四个年代的四个故事(乘风)《诗》《鸭先知》《少年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抗日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到从未穿越回新时代,百年大背景下,四个普通人、普通家庭、普通父母子女的故事串联成线,以小见大、以一斑窥全豹,完成其主题立意的表述。作品用父辈与吾辈的相续来表现薪火相传的百年中国,用中国故事表达中国精神,显示出其高立意、精构思的创作初心。

这部影片的四位导演分别是吴京、章子怡、徐峥和沈腾,四位导演最大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同时都是被大众所熟知的演员。虽然我们不可否认这种导演的选择可能有商业因素的考虑,但更确切地说,还是因为他们相对年轻,而且有丰富的表演经验,对观众、对市场、对现代电影语言的理解更为准确和接近。事实上,十多年来,许多由优秀演员转型导演的影片都获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吴京的《战狼2》至今还保持着中国电影市场最高票房的纪录,徐峥的《人在囧途之泰囧》等也是当时的票房黑马,此外,像陈思诚的“唐探”系列屡创票房奇迹,贾玲的《你好,李焕英》成为本年度春节档的票房冠军,周星驰的《美人鱼》等也是异军突起,还有黄渤、徐静蕾等等,“演而优则导”的成绩都相当喜人。四位导演这次联袂出场,体现了四种完全不同的电影类型和风格,吴京的战争动作片、章子怡的年代抒情风格、徐峥的生活喜剧模式、沈腾的喜剧科幻片,共同构成了一部电影集锦组合,给了观众不同的惊喜、不同的选择、不同的满足,相信不同的观众会对这部影片四个篇章给出不尽相同的喜好评价,正好体现出人人都有一个自己最喜欢的“我的父辈”。

以家写国、以家喻国是中国文化、中国电影的悠久创作传统。本片延续了这一叙事原型。四个篇章基本以父子关系为核心展开,以子女一代对父母一代的观察为视点,从而使四个故事有了一种亲情的带入感,许多场面和段落也因为这种亲情的带入而让观众为之所动。《乘风》取材于抗日战争时期一支战功卓著的铁骑队伍,他们为掩护群众撤离,拼死抵抗日军,主题是父辈的牺牲,风格悲壮;《诗》则以

1969年我国研制长征一号火箭、发射首颗人造卫星为大时代背景,以普通航天家庭的孩子为叙事视点,向中国航天人致敬,其主题是父辈的奉献,风格抒情;《鸭先知》取材于改革开放初期出现在上海的中国第一支电视广告背后的故事,致敬改革浪潮中敢为人先的父母一辈,其主题是父辈的创新、风格戏谑市井;《少年行》借助机器人肩负特别使命从2050年穿越到2021年,偶遇少年小小,组成一对临时父子,联手追求科学梦想,其主题是父与子的理解携手,风格奇幻混搭。四部影片的故事、风格、样态各不相同,但都试图用父母子女之间的两代人关系,来传达中华民族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百年奋斗的精神。虽然四个故事由于篇幅所限,人物和事件展开的丰富性和饱满性各不相同,但都借助于强戏剧性的核心事件,完成了对主要人物的塑造,在视听呈现和节奏把控上都显示出中国电影领先水平。骑兵作战、航天试验场的星空、上海改革开放初期的民风民俗、人工智能的未来想象,都成为各个篇章不同的亮点。

这种“组合式主题创作”模式,从《我和我的祖国》开始,既是一种在主题框架下提供了多样性和灵活度的创作方法,也是一种集中一流的制作资源的生产方式,同时还是一种浓缩了优质商业影响力的传播手段,这使主题创作的电影具有了成为“头部电影”的优势,也体现了新主流电影创作的实绩。这样的模式,使《我和我的父辈》未成曲调先有情,成为国庆档最受关注的影片之一。当然,正如从《建国大业》所开创的“散点式文献历史片”模式一样,经历了《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的延续之后,必然会逐渐面临创新门槛的挑战。“我和我的X”系列,如今已经到第三部,可以说同样会面临严峻的创新考验,面临观众审美需求变化的考验。如何让思想倾向更天衣无缝地从情节、场面和人物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如何塑造更有电影感、艺术感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何让组合电影更加具有内在的有机性和完整性,如何让“我”作为艺术形象的丰满与“我的时代”的宏大之间形成现实主义的戏剧性审美张力,都是“组合式主题创作”正在努力回答的考题。陈凯歌、黄建新导演在总结《我和我的祖国》创作经验时,提出“历史瞬间、共同记忆、迎头相撞”十二个字,对于电影的主题创作依然具有方法论意义:让个人命运与历史大潮迎头相撞的戏剧性瞬间,被电影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往往才能真正唤起观众的共同记忆、创造观众的共同记忆。而这共同记忆就是电影的魅力,是电影所创造的“盗梦空间”。

关注

《长津湖》与当代战争片思考

张东



战争历史题材影片《长津湖》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之战为中心内容,延展至抗美援朝战争的整体形态,从不同层面、不同侧面表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上至最高决策者、高级指挥员下到普通士兵等众多人物的行为选择,突出颂扬了志愿军将士为国赴死、英勇抗敌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影片引爆了观众的观影热情,同时也引发了大家对战争历史电影的争论。实际上争论早已开始,从十几年前的《集结号》到近两年的《红海行动》《战狼2》《金刚川》,不同层面的观众对影片的评价差异非常大,甚至出现两极现象。此次对《长津湖》的评论,从战史、军史的角度看,影片部分情节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失真”之处,这也是被诟病最多的地方。而从商业电影的角度看,《长津湖》的成功也是显而易见的。值得注意的是,喜欢电影的观众并不是一味沉迷于影像的炫酷、明星的追捧,而是对英烈的崇敬。

今后战争片该如何发展?创作者与观众该如何面对未来的战争电影?《长津湖》给了我们许多启示,值得探讨和总结。

其一是战争历史与艺术呈现的关系。战争历史是战争电影的基本依据和创作源泉,但是如何把革命战争历史变成好看的战争电影却不是简单的事。当下表现战争历史,特别是表现重大革命历史的影片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以八一厂30多年前拍摄的《大决战》为代表,该片的定位是史诗性、纪实性,还有一条是文献性。所谓文献性指的是影片反映的史实要真实,经得起史学家的检验。因而这部影片对于历史真实的呈现十分考究,大到战争进程、战役部署、部队任务、战术战斗等都要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比如打天津共用了29小时,银幕上就以小时为单位来展现战争过程;小到服装道具,主创也努力求真,比如毛主席当年用的是什么烟盒,北平市长何思源戴的什么眼镜,都力求真实有据。第二种即以小见大,从小人物入手,反映大的历史。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影片《拯救大兵瑞恩》,该片表现了诺曼底登陆事件,但影片只在前20分钟表现了这一实况,接下来的主体故事就是寻找大兵瑞恩的过程。《拯救大兵瑞恩》叙事的大小关系值得思考。正是因为有了影片开头前20分钟的诺曼底登陆,历史背景、时代风云、人物命运与家国关系才得以更好构建。影片成为史诗之作,是以小见大的典范。

回到《长津湖》,长津湖战役是朝鲜战场上的一次重要战役,它“创造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全歼美军一个整团的纪录,这次战役,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东部广大地区。成为朝鲜战争的拐点,为最终到来的停战谈判奠定了胜利基础”。这是军史方面对长津湖之战地位的评价。表现这样一个大事件,影片的主体故事聚焦一个连队、一对兄弟,通过他们进入长津湖战场,继而

以此关照抗美援朝战争的整体。这一叙事角度非常有意义,无论从故事层面还是历史层面都可以展开,从而游刃于史与诗的交叉处,这也是《长津湖》得到不同观众不同角度认可,也被一些观众质疑的原因。

在我看来,战争历史电影其实要做的是平衡关系。史与诗、实与虚、文与武、动与静,对我忍的暴露、对勇敢的赞美,都需要拿捏好度,好的构架能撑起影片,比例失调则影响效果。《长津湖》中表现最完整的人物是胡军扮演的“雷爹”。从他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严寒中的一丝暖意。这在一部冰天雪地加钢铁的影片中尤为可贵。他出场不多的几场戏完美体现出一名老兵的全部特质:技艺高,一发炮弹致敬,为人忠厚,对伍家兄弟亦兄亦父,性格刚强又不失幽默;关键时刻对战场变化的判断准确。雷爹最后的牺牲,英勇却又闪耀着人性的光芒。他的眼神中,绝望和渴望之余还有一丝别的意思。结合影片中另外两个情节,一个是伍百里的死,几次提到百里是怎么死的,却一直没有正面回答,可以想象他的死一定非常痛苦,而眼下这种痛苦又在雷爹身上重现,他的战友该何选择?还有一个是美军指挥官中枪后,万里想去补一枪,被千里制止。这不仅折射出人性之光,其实也给出了一道战争哲学的考题。即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生死,如何思考生命。这道战争哲学的考题也在考验影片的创作者,答案关乎作品的思想价值。《长津湖》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确实给我们留下思考的空间。当战争离我们越远,对于战争的思考应该更趋理性。更多发掘战场外的内容。我认为这是当代战争片应该达到的高度。

战争始于和平,终于和平,很多战争电影都是从一片祥和安宁中开始的。《长津湖》的开篇给了我们一幅江南水乡渔舟唱晚的画面,宁静划动的小船让观众感受到一场战争结束后士兵回乡的甜美。这里有着普通人对生活的憧憬。新中国成立了,战士的希望是为父母建一所房子。对于一生都生活在船上的渔民来说,在陆地上有自己的房子是了不起的理想。时代背景与人物前史都有了交代,但这一切随着那个传达命令的声音被终结了。此时,我们想起了千

里带回家的大哥百里。战争的延续打破这个普通人家的美好生活。为了下一代不再打仗,我们必须去打这一仗——这是战争与和平的哲学思考,影片从一开始就在回答着。而三兄弟的传承关系又在表达着“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一中国传统理念。一个小家与一个大家,承载的是家国情怀。

这里还想说武器。我们都知道抗美援朝战争是我们经历的第一场现代战争。我们直接面对世界上第一军事强国的现代化装备,而我们落后的武器装备在当时不可同日而语,战争的惨烈是可想而知的。战后有美军士兵回忆当年的对战状态说,面对志愿军战士的武器装备,自己的攻击不像是战斗,而像是屠杀。这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但是志愿军却坚持下来,并且取得了胜利。这种义无反顾,让美军士兵难以理解。我想说的是武器的展示,应该还有另一层意思。影片中无时不在的飞机、炸弹炸起的烟火,还有志愿军战士仰望天上飞机时那种无奈与不甘的目光,让我们思考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多年来我们强调的是小米加步枪,以劣势的武器战胜装备精良的敌人,可是我们更应该看到,武器装备的落后让我们付出了惨痛代价,那么多年轻生命湮灭逝去。所以影片中对武器的表现,不仅仅意在突出战争的惨烈、战士意志的顽强,这场战争对于我们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是有启迪意义的。

与之相关的还有后勤保障。我们的对手不仅有强大的武器装备,而且还有最完善的后勤保障体系。《长津湖》中有一个感恩节美军吃火鸡的场面,这在以往的抗美援朝影片中没有出现。对于美军的后勤算是正面表现一下,而非非常少地用平行蒙太奇表现志愿军雪地啃冻土豆的场景。所以现阶段强调对工业科技发展的重视尤为需要。炫酷的场面可能是影片花钱最多的部分,其实这部分让人惊喜的地方反而不多。过多的音效稍显堆砌之感。值得一提的是,肉搏战一场戏非常精彩。我们印象中的美国兵要么是骄横、只会啃鸡腿的少爷兵,要么是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完全没有战斗力,被志愿军一冲即垮。《长津湖》设计的这场两军近身肉搏的戏,让我们捕捉到了很多信息,我们的敌人不是草包,敌人并非不堪一击。没有那些装备的情况下,他们也是一伙强敌,要战胜他们,只能比他们更强,付出更多的努力。这场戏看得人揪心,那种你死我活的较量比漫天的烟火大炮更震撼。

《长津湖》上映数日,票房一路飙升,正向着国产片第一的前景挺进,同时引发了人们对战争电影的大讨论。除去极少数攻击性的言辞外,大多数评论对战争片的进一步发展都提出了有价值的观点。这些对于当下战争电影的创作应该是有宝贵意义的。

评点

电视剧《扫黑风暴》:

寻找张力空间中的平衡点

陈旭光

最近热播热议的电视剧《扫黑风暴》,虽口碑高开低走,但观众观看的热度不减,高收视率不退。

在我看来,给观众久旱逢甘之感的《扫黑风暴》是颇为应时顺势,符合受众心理需求的。这部电视剧有颇为抓人的“噱头”,例如根据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选编的现实真实案例改编入剧,包括昆明孙小果冒名顶替逃避死刑,还有湖南中学操场埋尸案等。无疑,真实事件改编入剧,切近全国人民关注的扫黑除恶主题以及影像风格上对于纪实美学的追求等,共同奠定了该剧内在的某种现实主义精神力量。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该剧大胆揭露了现实社会中个别领导干部与黑社会组织相互勾结共同牟利的黑幕,这种自揭伤疤、刮骨疗毒之举,让痛恨腐败和黑恶势力的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扫黑风暴》塑造了一众各色大小黑社会人物,也塑造了亦正亦邪、忍辱负重,最后归队的“夹心人”——主角李成阳,该片在影像手法上,借助影调表意,常以不规则画面构图,运动镜头拍摄,形成变形和扭曲的视觉效果,特别是在李成阳陷入精神刺激时,表现他出现晕眩的心理化镜头,颇具电影感。这些人物设计与影像风格的呈现,都有些许“黑色”意味。放



眼世界,《黑道家族》《浴血黑帮》《大西洋帝国》《教父》《美国往事》等影视作品,表现的几乎都是集团式、家族式的黑帮犯罪,通过几代经营,形成了一个政府警察几乎不在场的独立帝国,奢华排场,惊险刺激。但在这部剧中,如果你想要完成或满足你的“黑帮想象”恐怕是会有些许失望的。剧中虚构的“绿藤市”,显然没有北上广大都市的繁华,剧中表现的欺凌弱小、菜场菜霸和小混混,参与埋尸的打石场小头目以及基层派出所、艳俗的洗浴城等,没有激烈的功夫打斗与枪战,也自然谈不到暴力美学。加之导演有意

为之的大量镜头移动拍摄以及低调打光、阴影创意等风格化的影像语言,使得这部剧有了比较粗粝、质朴、生活化,讲求平实、低调的纪实美学风格。

回顾中国新时期电视剧,《便衣警察》《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永不瞑目》《玉观音》《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五星大饭店》等所谓“海岩剧”,具有刑侦类型与偶像剧综合的特点,但青春、言情和偶像,压倒了紧张、惊悚。还有黑色三部曲《黑冰》《黑洞》《黑雾》以及《大雪无痕》《花非花》《罪证》《121枪杀大案》等刑侦类型电视剧,这些影视剧已沉寂多年,虽然在近年来网剧《白夜追凶》《无证之罪》中延续并热播,但在主流电视剧领域已多年未见。或许这也是《扫黑风暴》引起许多观众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我看来,《扫黑风暴》是一种类型剧主流化和主流电视剧类型化之“双向互动”的结果。这一融合类型的影视剧在国家正义、法制力量、社会的公正与和谐之间形成了张力空间,也找到了平衡点。不妨说,国家主题与法治公正为此类题材影视作品提供了惊险曲折、斗智斗勇的故事。笔者相信,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主流表达、现实主义和类型融合应该有较为开阔的前景。



电视剧《对你的爱很美》用善意同生活和解

9月27日,由中国电视艺委会主办的电视剧《对你的爱很美》研讨会在京举办。该剧围绕两个风格迥异的父亲展开,讲述了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家庭生活故事,通过一男两爸的创新叙事努力开掘关于父爱的主题。与会专家认为,《对你的爱很美》获得观众的关注和喜爱,不仅为“中国式家庭”的故事找到了一种新讲法,更让人们看到了现实主义影视剧所蕴含的无穷可能性,为业内创作者和观察者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启发,也向社会传递了温暖、和谐的正能量。会议由中国电视艺委会秘书长易凯主持。

该剧一经播出,张嘉益饰演的王大山和沙溢饰演的柯雷这两个既新奇同时又不乏代表性的父亲形象就成为热议焦点,给人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有别于所谓“男主外”的传统教条,王大山踏实、顾家,不仅凭借一己之力为妻子罗晴和女儿王小咪撑起一片温暖的天地,更用个人物独有的智慧,在平凡烟火中点燃浪漫火花,让自己的家人在安宁无忧之外,更享受到生活本身的

美好。相比之下,柯雷的故事则体现出一个父亲的成长之路,从个人中心、无拘无束,到学会承担责任,为他人的幸福而付出,他完成了自己在功成名就之后的第二次成长。《对你的爱很美》总制片人高因在发言中谈到,在该剧创作中,主创希望探索“父亲”这一经典文艺形象在当下的全新面貌,进而呈现“中国式家庭”的更多侧面,最终希望探讨的则在是血缘和利益之外,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能否建立在全新基础上的问题。剧中王大山、柯雷、罗晴和王小咪之间从误会、迷茫,到凭借真挚情感结成一个有爱的共同体的过程,突出体现了主创在这方面的思考。专家认为,王大山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面馆老板,但他能够在专注于工作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价值与快乐。更重要的是,王大山对妻子和孩子的情感,尤其是对王小咪“没有血缘,超乎血缘”的关爱,使得该剧的审美趣味超越了寻常格调,具有了包容、和解、和谐的特征,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审美理想遥相呼应,成为一种高品质生活美学的具象化体现。

专家谈到,《对你的爱很美》中包含的情感逻辑真实可信,这也正是该剧能够打动观众的关键所在。面对突如其来生活变故,王大山、王小咪、罗晴和姥姥等人的情感反应各不相同,但都契合了人性深处的本真一面。在现实题材创作的众多考量维度当中,如何用真情实感打动受众更加值得关注。《对你的爱很美》虽然表达方式轻松诙谐,但背后蕴含了“怎样的生活理想才值得追求”等严肃议题的深思。 (许莹)